

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

王 屏

内容提要：自民党作为派阀联合体的特征在岸信介执政时期就已形成，派阀是日本政治的原点，战后日本政坛的每一次大变动都有派阀活动的身影，派阀成为“党中之党”。自民党派阀是其党内大腕政治家为了当总裁和总理而培植并组织的亲信班底，同时也是这些派阀首领对其下属议员实施组织化的有效工具，派阀所遵循的逻辑是“实力主义”和“弱肉强食”。由于战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自民党派阀政治便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对自民党而言，成也派阀，败也派阀。派阀政治是政党内部以派阀为依托垄断权力的一种政治形态，它的产生是日本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日本人所特有的集团心理决定的。因此，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民主党内部派阀政治的特征也会显露出来。

关键词：政治文化 藩阀政治 政党政治 派阀政治 自民党 民主党

在战后日本，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导致政权不是在政党之间更替，而是通过换首相在自民党内部各派阀之间转移，因此，自民党派阀政治便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派阀政治”是指政党内部以派阀为依托垄断权力的一种政治形态。1993年自民党虽然一度下野，但不到一年又成为执政党。1994年实施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列制”的新选举制度以及小泉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排阀”行动也都未能使派阀消亡，自民党派阀对战后日本政治运营及政界重组的走向发挥了关键性影响作用。一部日本首相竞争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民党派阀的权力斗争史，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2009大选”后民主党上台。本文主要围绕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文化基础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 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对派阀政治的影响

派阀政治之所以能成为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除了自民党长期执政这一因素外，还与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崇尚权威、重视集体是东方文化的特点，而地缘关系又是日本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特征。所谓“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通常指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产物”（1）。政治社会化是保持或改变政治文化的工具。如果将政治制度比喻为“硬政治”，那么，政治文化可以视为“软政治”。看似无形的政治文化往往决定和影响一国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政治制度架构的“型变”。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如何影响日本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山本七平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源于“幕府制”。“其所遵循的原则是，将地缘集团作为疑似血缘集团加以组织化。也就是说，以同一地盘（地缘）上的人脉

(疑似血缘)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并赋予其组织性功能。这一文化取向在德川时代结束之后以藩阀的形式出现,其后,被政党继承并作为派阀一直延续到现代(2)。要想成为藩阀必须有“入阀资格”,即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地缘”资格;第二,“实力”资格。也就是说,藩阀的性质表现为“地缘集团”和“实力主义”。这种以“地缘”为条件、以“实力”为保障的“疑似血缘集团”就成为日本“藩阀”乃至后来“派阀”的主要特征。

山本七平在谈到日本政党存在的依据时说,“民主主义确实是一个普世性的理念”,但是,至少它不根植于日本的政治文化之中。用这一理念对日本现实指手画脚,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党”,充其量只是一个“批评家集团”。他认为,不论是自民党还是(当时的)社会党,其行为、行动都遵循一个“说不清”的原则,而这个“说不清”的原则就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他指出,作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对日本政治文化有一个“再把握”的问题,否则,无法担当执政大任。言外之意是说日本社会党的政策主张过于理想化,没有根植于日本的土壤。相反,自民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是其准确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果。自民党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党,社会党是一个“理想主义”政党。而“实用主义”和“实利主义”正是日本国家政治价值的取向标准,也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不过,除了政治价值判断外,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心理以及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对派阀政治的形成和运营所产生的影响。

从日本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性格来看,日本人团体意识、从众心理、崇拜权威和地域连带的观念比较强。日本与亚洲其他属于农耕文化的民族一样,共同体和集团是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作为岛国,日本对于“共同体精神”、“乡土爱”更具有特别的领悟。血缘、地缘关系,尤其是地缘关系成为支撑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最重要支柱。不论是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纵向角度,还是从企业、学校、村落等集团的横向角度看,日本人都将自我埋在集体之中。中根千枝笔下的日本社会组织结构,其内部由“开放的‘纵向’集团”和“排他性‘横向’集团”(3)构成。前者可用“没有底边的三角形”(4)来形容,后者则可描述为一个多边形。纵向集团的组织结构特征很容易产生“绝对服从”和“无意识的一体感”(5),处于“顶点”的集团首领具有绝对权威,因而缺少平等性。而横向集团的成员之间则要遵循“全员认同”原则,包括集团的领导,大家共同遵守集团规则。一般来讲,处于下位的“小集团”比上位的“大集团”具有独立性,横向集团比纵向集团具有稳固性。纵向集团内部的“亲子关系”结构,导致在最高领导发生变故后集团内部会随之分裂成数个小集团(派阀),甚至走向对立。日本社会的组织结构规定和制约着集团内部的派阀斗争及其聚散离合,“领袖人物往往从占优势的集团中产生,个人只要作为小集团的成员,即便违反了上位集团成员的规则,也不会受到制裁”(6)。

中根千枝认为,纵向集团自身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其产生“党中之党”的可能性,因为纵向集团组织的生存主要靠人际关系来维系,而横向集团组织维系生存靠的是规则,因而能够避免分裂和党中之党的形成。在日本社会,横向集团虽然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但最终形成的大集团仍然是有实力的纵向集团组织,然后又新一轮的分裂与整合。日本的这种纵向社会的组织特征在政党内部的表现就是派阀林立,即便同属一党,也因地域不同、观点不同、甚至出生的学校不同而拉帮结伙。就连看不惯帮派结合的人,自己仍然有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日本人最怕脱离集体,特别看重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没有朋友是不可想象的,而“与伙伴分离”则被视为“最严厉的惩罚”。加入横向集团组织后的安全感与

加入纵向集团组织后的危机感构成日本人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坐标系上一幅既矛盾又和谐的图画，同时，也造就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日本人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传统。

二 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

派阀是日本政治的原点，战后日本政坛的每一次大变动都有派阀活动的身影，派阀成为“党中之党”，派阀力学左右着自民党政治家的聚散离合并影响着日本政坛发生结构性变迁。派阀政治是自民党得以长期执政的手段，也是瓦解自民党统治导致其下野的缘由。对于自民党来说，成也派阀，败也派阀。

1. 党中之党：组织化与制度化

自民党的“派阀”是其党内“大腕”政治家为了当总裁和总理而培植并组织的亲信班底，同时也是这些派阀首领对其下属议员实施组织化的有效工具。派阀在各大主要政党内部几乎都存在，但在野党派阀主要表现为“政策派阀”特征，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派阀则表现为“人事派阀”特征。比较而言，执政党派阀内部的权力斗争远比在野党派阀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而且，在国政选举时，派阀之间的斗争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之间的斗争。自民党作为“派阀联合体”的特征在岸信介执政时期就已形成。自民党派阀组织在初期（60年代），其特征表现为“主流4派”（岸、佐藤、大野、河野）对“反主流4派”（池田、石井、三木（松村）、石桥），即所谓的八个师团”。“安保斗争”过后，岸信介“重建日本”的理想未能实现。随着池田领导日本取得经济上成功，“讲政治”的鸠山路线终结，求稳定的思想在日本占上风，池田、佐藤作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使吉田路线得以巩固和发展，岸、池田时代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

进入70年代，自民党派阀角力进入活跃期。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木成为“主流4派”，最大派阀“福田派”成为“反主流派”。“三木派”作为党内根基浅的中间派阀在主流派当中势单力薄。80年代前半期是“田中派主导”时期，中曾根内阁的出现就是其护卫的结果。1985-1993年期间，自民党派阀开始整合并进入“新领袖时代。在中曾根首相的主导下，自民党内部实现了派阀的世代交替。竹下登、宫泽喜一等“新领袖”登场。但是，1993-1995年期间，由于小泽一郎、羽田孜脱党，导致自民党丧失政权。后来虽然与社会党联合执政，但自民党已元气大伤。这一时期，派阀活动有所收敛。特别是1996年实行新的选举制度后，“选举由‘派阀本位’向‘政策本位’过渡”，“派阀之间由斗争转向联合”（7）。在1995-2000年期间，随着桥本龙太郎的上台，自民党派阀又开始复活。小泉上台后声称要“砸烂派阀，捣毁自民党”，“抵抗势力”受到打压，部分反对改革的派阀大佬受到冷遇，甚至被开除出党。但是，从“2005大选”结果看，自民党派阀不仅未被砸烂，相反，小泉所在的“森派”还成为自民党第一大派阀并且“一枝独秀”。福田执政时期，派阀政治又得一定程度的恢复。

自民党派阀组织化程度高，权力伸展范围广。战后日本，政权几乎都是在派阀之间轮替，派阀俨然“党中之党”。“自民党派阀是由金钱、义理、人事、选举等相互联接和交织在一起的议员团体，每年可以集敛数亿乃至数百亿资金，有自己独立的事务所，发行机关刊物”（8）。选举时，党的基层支部只能伸展到府县，而派阀的终端组织则是“个人后援会”。派阀虽然不是正式组织，却弥补了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在组织建设上的不足，为巩固和延续自民党政权作出了贡

献。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自民党总裁就等于总理大臣，不过，总理、总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调动全党。派阀虽然是日本社会组织纵向链条上的一环，但就每一个派阀组织而言又是一个多边形的排外的横向小集团。另外，自民党的三大要员（干事长、总务长、政调会长）也不能操控一切，与各个派阀组织相比处于上位的自民党，同时又是高一级的“横向集团”。“总裁和各位负责人决定重要事情时，一般都要事前与各派阀进行沟通。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大臣的位置根据派阀的大小即人数多寡按比例进行分配。”（9）自民党的政策审议机构比较完备，一些实质性的立法活动常常在自民党总部进行。“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不仅使权力与责任处于暧昧状态，同时也导致政党政治家变为“官僚的代理人”。民主党之所以要对官僚实施“大扫除”原因就在于此。不过，代表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派阀政治家所提出的各种不同政策方案，使日本的政党政治能够在不进行“政权交替”的情况下实现“政策转换”，这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

自从自民党结党以来，派阀政治与自民党统治的关系就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等同。派阀内部的运作方法也随时代发展逐渐制度化。80年代之前派阀都是以当首相为目标的政治家靠个人努力来经营，80年代以后派阀所属得以固定化。

“一般来讲，即便派阀领袖更换，大部分所属议员仍然继续留在派阀当中。”“在派阀激烈的竞争减弱的同时，派阀的制度化也在进展。”（10）派阀内部职务逐渐得到社会认可（如秘书长一职），甚至无参选总裁经历的人也能当首相（如铃木善幸），并且还曾出现过是自民党总裁却不是首相（如河野洋平）的现象。“派阀因制度化而保持统一，即便有族议员之间的利害冲突，也因派阀之间的关联而最后达成相互之间的调整并靠派阀的团结来整合自民党。”（11）

2. 利益环流：金钱·官位与忠诚

“利益环流”是派阀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派阀的利益坐标上，横轴所表示的是派阀与“利益集团”或“家乡”之间的利益环流。即派阀从相关连的利益集团收取政治资金参选，在得到“家乡”选民的支持后当选的议员获取官位后再利用职权回报利益集团以及家乡父老（即所谓的“族议员”）。政策割据、利益割据、地缘割据是自民党派阀的传统特征。在派阀的利益坐标上，横轴所显示的是敛财与散财的哲理，纵轴所显示的是忠诚与猎官的哲理。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其内部派阀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权力或曰“猎官”进行的。派阀领袖不仅为下属议员提供助选资金，还为他们提供猎官窗口。下属议员在派阀首领的支持下得到资金和官位，同时以“忠诚”向派阀领袖回报（如图1）。

派阀与财界一向关系密切，并有自己固定的资金源。如岸派与钢铁业界以及住友财团的关系；佐藤派与运输、造船业界的关系；池田派与证券、汽车、纺织业界的关系等。在“中选举区制度”下，派阀之间互相激烈竞争，派阀领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选举资金决定该派阀的强弱程度以及该派阀领袖的威信与地位。派阀所遵循的逻辑是“实力主义”和“弱肉强食”，后继派阀领袖如果没有实力，该派阀只能走向灭亡。

（图 1）

来源：辻雅之（All About「よくわかる政治」（自民党派阀基础知识 2008）

<http://allabout.co.jp/career/politicsabc/closeup/CL20080521A/>

各派阀组织在有选举时，便能充分地发挥其“最基层”的组织作用。如，可以独立制定声援选举的日程和行动，并对本派阀的参选候补进行全方位的援助。对于在各自的利益集团和地缘人脉共同支持下当选的议员，各派阀领袖作为本派阀的代表又要为其“在组阁、内阁改组、党和国会的领导、政务官等人事安排上与首相、党首、党的高级领导进行交涉”（12）。猎官成功者对派阀领袖抱以“忠诚”，鼎力支持其成为党首。当然，派阀领袖能否成为党的总裁，还有赖于“派阀之间的合众连横”。一般来讲，赢得总裁选举胜利的派阀，在新一轮的政治权力分配当中会处于更加有力的位置，相应地在接下来的资金收敛上也更便利。

3. 派阀力学：“猎官尖兵”搅动日本政坛

所谓“派阀力学”是指派阀组织之间力量对比消长所导致的自民党内部派阀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日本政坛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影响，派阀力学的最大功效是导致日本政界重组的实现。首先，派阀组织的变化既有单一派阀组织的纵向延伸，也有派阀之间人员的横向转移，更有为获取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派阀组织之间的合纵连横，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根红线即总裁选举 总理诞生 新内阁组成或重组而进行。如“角福之争”、“四十日抗争”、中曾根上台、“安竹宫暗斗”、自民党 1993年下野等，派阀的消长是衡量自民党内部权力倾斜以及权力再分配的重要指标，也是观察日本政局变化的风向标。特别是在总裁选举战中，派阀之间通过“合纵连横”战术，可以发挥大于自身的力学效果。自民党内部还成立了跨派阀政策小组“学习会”和“研究会”，使处于“新保守”和“旧保守”之间的“中道派阀”的生存空间受到打压。“自民党的强弱都表现在它是派阀联合政党这一点上。中道派阀空心化也好，结成跨派阀小组也好，都预示着党内派阀结构的流变以及自民党性质的渐渐改变”（13）。

派阀是一个能独立开展政治活动的政治团体，按照派阀政治的游戏规则，“自民党的党务负责人、内阁阁僚以及政务次官等位子是根据派阀所属议员数额进行相应的分配，如果分配不均或失衡政局就会不稳。有实力的派阀如果对分配不满就有可能发生倒阁运动，不满的如果是个小派阀，该派阀就会面临解体危机。”（14）在“三角大福中抗争”时期，各派阀在自民党内部上演着一部部“权力争夺交响曲”。持续了 7年的佐藤长期政权结束后，在 1972-1980年期间，田中、大平两派与“福田派”尖锐对立，三木、中曾根两派参与其中，导致短期政权频频出现。其实，“自民党成立后仅数年期间派阀就被高度整合，冷战、中选举区制度、派阀政治几乎是三位一体。”（15）

1993年自民党下野是派阀力学发挥作用的明显事例，小泽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小泽深得自民党主流派（佐藤派、田中派、竹下派）的宠爱，是“田中体制”的优等生。作为幕后操纵日本政局的“散仙”，小泽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日本政坛的“三大政治事件”（1992年 10月竹下派分裂、1993年 6月自民党分裂、细川联合政府成立）中成为“台风眼”。1991年 11月，在自民党内最大派阀“竹下派”的支持下宫泽喜一内阁诞生。当时竹下派的会长是金丸信，小泽是会长代理。金丸违法事件发生后，围绕继任会长问题，形成了推荐羽田孜的小泽集团和推荐小渊惠三的反小泽集团。最后，竹下登建议解散本派阀组织“经世会”，对日本政治实行改革。“1992年 10月 28日，竹下派召开派阀大会，决定由小渊惠三担任会长。对此持反对意见的羽田·小泽集团于同日结成政策集团‘21世纪改革论坛’。小渊派有众议院议员 29名、参议院议员 34名，羽田·小

泽派有众议院议员 35名、参议院议员 9名，竹下登、绵贯民辅中立。”（16）于是，竹下派分裂。

官营邮政事业是“桥本派”维持权利的经济与人脉基础，小泉一上台就亮出“结构性改革无禁区”的招牌，其目的就是同作为“抵抗势力”的田中 竹下 桥本 小渊系列派阀做斗争。在小泉的挤压下，2005年众议院大选过后，居于日本政治权力中心的自民党第一大派阀桥本派在众参两院的议员总人数由 98人下降到 70人；而第二大派阀“森派”的人数却由 61人上升到 80人；“堀内派”由 62人下降到 47人；“伊吹派”（原“龟井派”）由 57人下降到 33人；被小泉视为“抵抗势力”的“桥本派”与“伊吹派”遭重创，分别损兵折将 28人和 24人。只有森派“一枝独秀”。

派阀政治给自民党统治带来好处，同时也存在着弊端。第一，以派阀为单位的入阁秩序不利于量材适应，首相的领导作用不易发挥，内阁频繁改组使政府决策缺乏连续性。第二，派阀领袖为争当总理疯狂吸纳政治资金，导致腐败政治蔓延。第三，派阀内斗导致自民党与在野党竞争选举时处于不利地位。第四，通过派阀之间“合纵连横”上任的首相虽然有操控派阀的能力，但阻碍了无派阀政治家担任首相（17）。

三日本派阀政治的历史传统与未来发展趋势

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把“打破藩阀”统治作为斗争目标，百年后，小泉又提出了“砸烂派阀”这一政治口号。有如派阀政治是“55年体制”时期日本政治的主要特征一样，“藩阀政治”是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的主要特征。虽然近代日本比较正规的政党在 19世纪 80年代初就已建立，但是，“政党”只不过是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众多政治势力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众议院的地位排在元老、枢密院、贵族院之后。明治政府是一个“藩阀政府”，直到 20世纪 20年代藩阀都在发生作用。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实际上是“古典藩阀寡头制”（18）统治的法制化表现，并没有给处于“权力饥饿”状态的政党创造伸张政治势力的法律环境。在 1890年开设国会后的 10年期间里众议院被解散 5次，藩阀与政党之间激烈斗争又相互妥协。1898年隈板宪政党内阁成立，大隈重信担任首相兼外相，板垣退助担任内务大臣，这是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真正的政党内阁不过只有 6届，执政共约 8年。1900年结成的“立宪政友会”（1940年解散）与 1913年结成的“立宪同志会”（后相继改为“宪政会”、“立宪民政党”，1940年解散）是战前日本有代表性的两大政党，即所谓的“吏党”与“民党”。与官僚相比，在日本，政党自始至终不被重视。如伊藤博文就视“政党”为源于华夏的“朋党”、“党徒”之流，因此，他组建的政党不叫“党”，而叫“政友会”。近代日本，“民党”的虚弱给了藩阀官僚首领伊藤博文组建“吏党”之机，或者说，藩阀的雄厚实力压制了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友会的成立，是伊藤博文一手改造政党一手改造藩阀的结果。

在战前的政党当中也存在着派阀，其同样具备“地缘”和“实力”这两个特征。自由党当中土佐派、关东派比较有名，政友会内部的两大势力由松田正久领导的九州派和原敬领导的关东派、东北派构成。若论“实力”，政友会七任总裁当中前六任都做过首相，是近代日本无可争议的实力派人物，如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原敬、高桥是清、田中义一、犬养毅。宪政会的加藤高明、民政党的滨口雄幸无疑也都是实力人物。政友会的派阀领袖借多次组阁之机，在财政预算上

向自己掌控的“地盘”实施利益倾斜。原敬、加藤都是敛财能手。政友会背后有三井，民政党背后有三菱。“进入昭和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派阀。这与新兴财阀的出现和政治资金来源多样化有关。1939年，政友会分裂为久原（房之助）派和中岛（知久平）派就与资金源有关。不过，归属派阀的议员还是少数，大部分议员采取中立态度”（19）。战后鸠山一郎组建的“日本自由党”实际上是政友会的复活（后被吉田茂继承）。民政党的最后一任总裁町田忠治与币原喜重郎一起组建了战后的“日本进步党”（后称“改进党”）。鸠山脱离吉田主导的自由党后与改进党合流，于1954年11月24日成立了“日本民主党”，并与吉田的自由党相抗衡。两个保守党于1955年年底合并组成了现在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成立后吉田与鸠山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未结束，而是以派阀政治的面目出现并贯穿于战后日本政治的始终。

现在自民党虽然下野了，但自民党派阀不会消失，只是派阀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派阀政治仍然会对日本政界重组产生影响。并且，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后，其内部围绕对权力的渴求，派阀政治也会逐渐活跃。派阀政治在日本政治过程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受其传统文化影响，是日本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日本人所特有的“集团心理”决定的。对自民党而言，成也派阀，败也派阀。派阀能持续至今有其存在的理由：“第一，政治资金的细化。第二，政党之外权力的消失。第三，中选举区制度的存在。第四，政党内部的‘大臣猎官热’。第五，保守联合后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第六，‘义理人情’成为凝聚派阀的‘黏合剂’。第七，总裁直接选举制度的存在导致各派之间竞争不断”（20）。但是，“2009大选”过后自民党失去政权，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其未来派阀政治走向发生影响。

经过大选的洗礼，目前，自民党的“8大派阀”组织剩下7个，其势已今非昔比。如“清和政策研究会”即“町村派”现在虽然仍是第1大派阀，但只剩47人（众院20 参院27）；“平成研究会”的津岛派已更名为“额贺派”，只剩38人（众院15 参院23）；“宏池会”即“古贺派”虽然还排位第三，剩33人（众院24 参院9），但是，改派与其他派阀相比，在众院所占比例最高，其政治影响必然会逐渐增大；“近未来政治研究会”即“山崎派”只剩19人（众院16 参院3）；“志帅会”即“伊吹派”在“2009大选”过后本来剩14人，但是由于原“二阶派”3人与之合并，现在共有17人（众院9 参院8）；“[为公会](#)”即“麻生派”有11人（众院7 参院4）；原来排在第7位的“[新波](#)”即“二阶派”于2009年11月5日解散，合并于伊吹派当中；“番町政策研究所”即“高村派”剩7人（众院5 参院2）。古贺、谷垣、麻生三派本来同属“宏池会”，宏池会分裂后麻生希望三派联合建立一个排除左倾的“大宏池会”（“大宏池会构想”），但结果是古贺派与谷垣派联合实现了“中宏池会构想”（2008年5月谷垣派与古贺派合并为“古贺派”）。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宫泽喜一任首相之后该派再未出过首相，古贺派大腕云集不可小视，其目标是成为自民党的第1大派阀并企图在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不过，自民党里还有“无派阀”29人（众院23 参院6），其在众议院中所占人数仅比古贺派少1人，这支“流动化”政治势力将成为自民党派阀力学中的一个支撑点。

下野后的自民党其派阀政治发展动态自然需要继续关注，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刚刚上台的民主党内部是否也会产生派阀政治。其实，民主党内部也存在着派阀组织，随着其作为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对权力地位的渴望也将导致民主党议员利用派阀政治来谋取权力。建立在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之上的派阀政治这一近代以

来日本政治的传统决不会轻易消失,正如派阀政治是自民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样,民主党的派阀政治也会随着民主党执政的延续而不断加强。目前,民主党内部有 9个派阀(如小泽的“一新会”和前原的“凌云会”等政策集团),大约各自都有 20人左右。随着本届大选众议院议席的大幅增加,各派阀人数都有扩充的空间,尤其是小泽派的“一新会”有望聚集 150人左右,其未来走向对日本政坛可能带来的影响令人关注。

注 释:

(1) [美] 杰克·普拉诺等著、胡杰译、张宝训校:《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11页。

(2) [日] 山本七平著:《日本人の発想と政治文化》,日本書籍株式会社,1979年版,

第 111页。

(3) [日] 中根千枝著:《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67年版,第 121页。

(4) 同上,第 116页。

(5) [日] 南博著:《日本人論 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岩波書店,1994年版,第 238页。

(6) 同上,第 243页。

(7) 郑东丽、王庆西著:“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前后派阀功夫比较”,《日本学刊》,2002年

第 2期,第 20-21页。

(8) [日] 北西允、山田浩 著:《現代日本の政治》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 174页。

(9) [日] 石川真澄 著:《日本政治のしくみ》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 56页。

(10) [日] 飯尾潤 著:《日本の統治構造》中公新書,2008年版,第 98页。

(11) 同上,第 98页。

(12) [日] 渡边恒雄著:《派閥》,弘文堂,1964年版,第 146页。

(13) [日] 富森叡儿 著:《戦後保守党史》日本評論社,1977年版,第 185页。

(14) [日] 金原左門 編:《戦後史の焦点》有斐閣,1985年版,第 185页。

(15) [日] 北岡伸一 著:《自民党の 38年》中公文庫,2008年版,第 298页。

(16) 同上,第 292-293页。

(17) [日] 渡边恒雄 著:《派閥》弘文堂,1964年版,第 151页。

(18) [日] 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有斐閣,1971年版,

第 307页。

(19) [日] 北岡伸一著:《自民党の 38年》中公文庫,2008年版,第 33页。

(20) [日] 渡边恒雄 著:《派閥》弘文堂,1964年版,第 147-149页。

该文发表在《日本学刊》2010年第 1期